

● 学海钩沉

法国诗歌和远东之关系*

(法)克洛岱尔 文 张彤 译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心理层面的接触,存在着不同程度活跃的贸易交流,存在着轻重缓急各不相同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表现为彼此间的来来往往和各种交流。产生这种关系的原因却不仅仅是彼此间的友善与好感,而是自身在某个方面的不足引发了交流的需要,一个民族,有时希望被人倾听、被人了解,有时(又为什么不是同时呢?)又希望倾听别人,向他人学习,了解他人。

我把这种人类不同种族间的需求称之为“心灵间需求”,而欧洲和远东之间源远流长的历史正能提供明证。我不想追溯到安东尼的使命,不想追溯到丝绸之路,不想追溯到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和天主教方济会的使命,也不想追溯到马可·波罗。尽管如此,我们不能遗忘,正是马可·波罗描述古代中国和日本的书籍,触动了哥伦布的心灵,他仿佛看见海的那边有人在召唤,无异于有财富在某处等待我们。当今,在我们的四周,正慢慢地竖起无数的城墙壁垒,人们却只心存这样一个念头:推倒这些城墙。

然而,远在商人和征服者之前,许多传教士就跟随着圣人弗朗索瓦·格札维埃的脚步进入了印度、马来西亚、中国和日本。他们学习当地的语言,研究各地习俗,梳理历史,诠释哲学,品赏艺术和文学。无法遗忘的还有,远东的发现和十七、十八世纪巴洛克艺术之发展是同步的,并且,后者还从前者身上吸取到了强有力的发展

* 这是1937年12月17日举行的讲座实录,先发表于1938年3月15日出版的《讲座》(Conferencia)中,后收入《克洛岱尔全集》。尽管标题涉及远东,但整篇文章谈论的都是中国诗歌。——原注

源泉。在中国寺庙和老房子内,我看到一些祭坛和桌椅,尺寸适宜,既实用又美观,实在令我们今人自叹不如。更重要的是家具的曲线,既应和了木材本身的形和势,又和相辅的直线构成凝固的平衡,从而替代了木材本身的生命活力和弹性。不是吗,中世纪末,这种曲线最终替代了尖形穹隆的式样。不过,在广东商行向欧洲提供漆器和瓷器以换回我们的怀表和八音盒的同时,《教化书简》(lettres edifiantes)①一书也让欧洲大陆了解了这个辽阔帝国的历史、法律和哲学,在我们祖先眼中,这一切远远地透着光芒,祥和而微弱,仿佛天上的月光。所有的空想主义者,其中又以伏尔泰为代表,不断幻想在这个王国中建造他们的城堡,或者如十七、十八世纪人们追求豪华花园宅邸时所说的,建造类似尚特鲁(Chanteloup)的宝塔,从上至下系满铃铛的宝塔。儒家思想正能迎合这些幻想者的需要:超然脱俗、无忧无虑、徜徉在仁慈的海洋中。然而,近观之下,中国的历史应该让他们明白,美丽的理论对一个民族来说并不能改变什么。即使是在康熙和乾隆的盛世年间,当时的中国也和我今天所了解的差不多。从习俗深处看,存在着可怕的腐败;人民生活在水灾引发的无名苦难中;行政管理上,到处充斥着可悲的学究气、弄虚作假的作风、荒谬愚蠢的办事方法。我只要举这样一个例子即可说明问题:为了让百姓免受日本海盗的入侵,康熙大帝下令让沿海居民向陆地避让十里地,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至于所谓的中国宗教,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混合:本地与外来的迷信相混、各类繁文缛节和妖言相合,其中还混杂着一种自相矛盾的哲学,我甚至应该将之称为人类思想史上所产生的最为有趣的哲学,即老子的思想以及一位天才,也就是庄子的思想(可惜这位伟人的著作尚未翻译成法语)。我想说的是道家学说。

不过,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文学艺术,更确切地说是诗歌。我不谈小说,那是我们英国朋友的专长。在小说方面有彼埃尔·罗帝(Pierre Loti)的珍贵感受,有塞加仑(Segalen)关于北平结局的优美

① 由外国传教士撰写的《教化书简》(Lettres edifiantes)于1780-1783年间第一次出版。——原注